

人人防火防灾家家快乐平安

声明

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办公室的开户许可证（核准号：J5020000205508;账号：610002161000561；开户银行：中原银行濮阳开州路支行）不慎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▲ 张跃静的身份证（证号：410928199510109640）不慎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本报仅对广告进行形式审查，以上广告所产生的后果由刊登广告者本人(单位)承担。

→ 金堤出发

泛黄的照片

□ 黄金铎

一张泛黄的照片，却勾起了我的无限的回忆……

收拾房间时，无意间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：照片里有位小女孩，还有位老婆婆。我问爸爸这个是谁呀？爸爸不语。而后他说要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。

1973年12月11日，随着一声声啼哭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，是个女孩。大家都说这个女孩好，聪明伶俐，长得又可爱。可奇怪的是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，怎么哄都不管用，可老婆婆一抱，她却不哭了，人人都很惊奇。我插话说：“这个小女孩真奇怪，怎么老婆婆一抱就不哭了？”

爸爸接着说：“后来，只要女孩一哭，老婆婆一抱、一逗，女孩就会开心地笑。”就这样老婆婆每天都很开心地与小女孩玩、逗她开心。爸爸说小女孩出生的那天，天气很好，老婆婆也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今天的天气真好，肯定会有好事发生。”人们都认为她在说胡话，可到晚上小女孩就诞生了。所以，老婆婆就说女孩名字里一定要有“晴”。我再次打岔道：“‘晴’，我也不是‘晴’吗？”

爸爸继续沉默，但眼中含有闪闪发光的东西，继续往下讲。就这样，开心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老婆婆每天都在小女孩摇篮旁边唱：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”

可突然有一天，小女孩整天

都在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老婆婆来也不管用，似乎有大事要发生，就像当初老婆婆预言女孩的到來一样反常；而且当天外面渐渐沥沥地下着小雨，人们都烦躁得很。悲剧发生了，当天晚上，老婆婆去世了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人世……

说到这里，爸爸泪如雨下，我也很伤心！而后，我再三寻问爸爸，老婆婆究竟是谁，小女孩到底是谁？爸爸哽咽地告诉我说：“老婆婆是你的奶奶，小女孩就是你。”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犹如晴天霹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

我流着泪问爸爸，是不是我的到来，让奶奶走的？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人，就必须用另外一个人去补偿？爸爸不语，我和爸爸都沉默着，不语……

突然，爸爸说：“你奶奶临走时说，要让这个秘密永远留住，不能对你说。但她似乎预料到了这件事，就对你说，如果你想了她，就仰望天空，那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便是她。还有，不要伤心，要快快乐乐活着，就如同你的名字‘晴’一样开心。”

我含着泪跑出去，仰望天空，大声对着那最亮的星星喊道：“奶奶，我想你了。”并唱起奶奶经常唱的歌：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”

泛黄的照片，永远的回忆，永久的真情。

小亭一隅 四时如画

□ 龚涛

我家有一座亭子，四季景色各异。春天，嫩柳环绕亭子，仿佛为它披上薄纱；夏日，阳光透过树叶在亭子上洒下斑驳光影，如碎金跳跃。秋天，枫叶如火般飘落，我躺在摇椅上，看枫叶亲吻大地。冬天，亭子披上银白冬装，与三五好友围坐亭中，看炉火跳动，闻茶香氤氲。四季流转中，亭子是我精神的驻地，默默盛放着我内心的闲情与诗意。

亭子不仅是自然的诗篇，更是情感的栖息之所。在古代，文人墨客常在亭子中寄托情感。初读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让我对古代亭子心驰神往。他描绘的醉翁亭宛如静谧的隐士，伫立于山水之间。清泉如银丝般潺潺流淌，苍松翠柏环绕其间，宛若灵动的山水画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醉翁之意是欧阳修心境的写照。亭子如同镜子，映照人们的情感与心境。

除了古代，亭子在现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周末，我常常带着家人到城外爬山，山腰立着一座半山亭。亭子四周绿树环抱，古朴雅致的瓦顶，透着温润的光泽，灰白色的石柱上布满青苔。我们会在这里短暂停歇，倚在石栏上，远眺脚下的城市与山峦，感受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

青春扬帆的 2025

□ 于昌浩

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转眼间 2024 年悄然过去。对我来说，这一年既是一段充满欢笑与泪水的时光，也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成长的旅程。

“力学如力耕，勤惰尔自知。”我的首要任务是面对我的高考。在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光，是一段浸泡在笔墨中的日子。当我感到疲惫时会数一数星星，远方的它们能激发我内心的力量。最终我被理想的大学录取，完成了对自己的答卷。

“既自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。”长时间的高强度学习使我渴求一场放松身心的旅程。从河南骑行山东青岛，我向着理想的彼岸出发。沿途风景美不胜收；黄河的雄浑宽广、泰山的巍峨耸立、青岛的海风吹拂……这

武汉光谷高架，沈鹏驾驶灰色越野车宿命将一辆失控车辆逼停，成功救下突发疾病的车主。他们一位是退伍军人，一位是人民警察，都是面对危险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。当时，人们并不清楚他们的身份，只依据所驾车辆，亲切地称其为“白车侠”和“灰车侠”。他们接力谱写的见义勇为新传奇，让我们确信，所谓岁月静好，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。

时光在走，2024 年又见梦想的力量。在扫码付款、银行转账越来越普及的当下，贵州毕节惊现一桩非同寻常的现金交易。一个小伙背着一包由 1 元、5 元、10 元零钱组成的 4 万多元货款，来到一家摩托车门店。

小伙 22 岁，读初中时喜欢上机车，从此省吃俭用，踏上艰辛而又漫长的攒钱之旅。初中阶段的孩子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心智尚未成熟，价值观也未形成，学习之余，怕就只惦记着玩了。可是，这个少年已在心中埋下一颗梦想的种子。一天天一年年，种子生根发芽，抽枝拔节的同时，少年也必将无数次地面对诱惑，比如好玩的玩具、眼馋的美食、刺激的游戏。稍微意志不坚定，就足以叫他功亏一篑。

从 1 元到 1 万元再到 4 万元，如同从山谷到山腰再到山巅，无限陡峭，无限远。但少年心中有梦，眼里有光，从不曾犹豫动摇。美国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：“如果你有梦想的话，就要去捍卫它。”

因为热爱，所以捍卫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星光不负赶路人，不再少年的小伙聚沙成塔，终于跨上心心念念的机车，得偿所愿。

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回。说话间，2025 年已奔来眼底。过去一年，你有过意外的惊喜和感动吗？新的一年，你想过捍卫过自己的初心和梦想吗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愿我们携手同行，向幸福出发，与梦想不见不散。

□ 刘文华

从终点出发，重返过程，就像我后来写小说，总爱倒叙一样。”

送别琼瑶，像送别专程赶往瑞士赴死的沙白一样，明知当断则断，仍心头戚戚。生命匆促而多舛，直叫人徒唤奈何。我理解并尊重她们的抉择，当我到了那境地，想必也会这样自行了断。2012 年我大病一场，曾写下遗书，如果还有些许用处，身体所有零件悉数捐赠。毫无用处的骨灰，可埋在某一棵树下，或随意处置。不留墓地，不做标记，不想人都没了，徒留魂还未散的假象。

说到个人，2024 年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在十一假期驱车上路，只身前往儿子生活工作的地方——广东湛江。

儿子小时候喜欢小动物，它们的走失和死亡，让他伤心得不行，我们开始阻止他养小动物。孰料埋下伏笔，在岁月深处书写因果。如今小屁孩远走高飞，我们管不了他了，他养了一只狗二猫，吃饭则顿顿点外卖。妻子不放心，跑过去陪他，丢下我一个人在家，饥一顿饱一顿。10 月 1 日，我还照常采访，2 日中午临时起意，去看看老婆孩子。

从濮阳到湛江，五千里路云和月，山一程水一程，险象环生。穿越一条条隧道一座座桥梁的过程中，时光长得望不到尽头，目的地远得望不到尽头，困意和恐惧轮番袭来，不绝如缕，挥之不去。正是沿途不断变换的景色，不断挑战极限的路况，以及映入眼帘的车祸惨状，让我保持警觉，谨慎驾驶。20 多个小时的车程，加上在服务区吃饭和休息，我开车用了 36 个小时。一家三口的团聚，抵得过山高水长。

□

2024 年，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10 月 7 日，在湘江路段，杜志军驾驶白色轿车冒死顶住失控车辆，守护住商业区和十字路口的安全；10 月 20 日，在

历史剧的思辨与隐喻

——略谈豫剧《大高调》《社稷铮臣——汲黯》

□ 王芳

带着磅礴的生命力。

野性，或是血性，是城市化过程中逐渐丢失的东西，而这样的剧种中保存着这样的活态传承是一件幸事，我们有理由保护好这样的珍稀存在，也为我们戏曲长廊保存一丝野性，以便我们随时回返和前行。

二是来自二次创作的精妙。

《汉家陵阙》，这是定格于李白诗中的废墟上的美学，本剧却把两个阙门作为意象立在舞台上，故事本就发生在汉朝，确实是汉家陵阙。这阙，是宫廷，是野外，是庙堂与江湖的区别，简简单单，喻意自明。

让人惊艳的是，第四幕中出现了汉武帝和东方朔到汲黯家里听墙根儿的桥段。编剧能想到这样的桥段，令人叫绝。一个皇帝，一个重臣，跑到大臣家里去偷听，把皇帝作为一个人来对待，将皇帝平民化，是可信的。

要郑重声明的是，这样的桥段经过二次创作后，更让人拍案惊奇，舞台上的灯光渐次暗下，只有后幕射来的光，两个人的剪影出现在观众眼前，动作充满喜感。看着动作滑稽又可笑的剪影，我忽然明白，这是皮影戏。导演竟然能想出如此创意，皮影戏一样的呈现听墙根儿如此吸睛，这样的舞台处理不得不让人惊叹与兴奋，给紧张的剧情带来松弛感。张弛有度，是文学中最讲究的呼吸感，没有呼吸感的作品，便缺乏了吸引力。

还有，巧妙“使用”东方朔，是编剧的妙思。文学家东方朔在汉武帝一朝是个独特存在，让他穿插剧中，作为调和的作用，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意外带来的往往就是惊喜。当然，二次创作中，东方朔勾画了三花脸，言语诙谐之外，动作滑稽，完美地继承了国戏曲的“谐”。中国戏曲，自伏羲冠冕便不能少了“谐”的成分，到汉代百戏产生，假定性出现，再到唐代参军戏产生，“苍鹅”一角本身就是丑角，唐明皇还以丑角形象坐定梨园鼻祖。可以这么说，没有丑角的戏，是不完整的。但当今戏剧创作，多陷于宏大叙事，丑角有被遮蔽的倾向，回归并提炼丑角，是主创人员熟谙中国戏剧的最佳呈现，此处当浮一大白。

三是对士大夫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精准反映。

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

场馆座无虚席不算，场外还有 5 万人，大合唱声震屋瓦，响遏行云。曾几何时，那英贵为华语乐坛一姐，一言九鼎，声称刀郎的歌只有农民工喜欢。不期风水轮流转，演出现场遭遇观众呼喊“刀郎、刀郎，我爱你”，甚至出现要求退钱、中途退场的尴尬局面。这且罢了，她还将举国同庆的十一说成五一，嘲笑大方。真是不丢人就不会现眼，不给别人使绊子，又怎会搬起砖来砸自己的脚？出来混终究要还的，端的不是一句妄语。

行文至此，刀郎正在北京举办跨年演唱会，那燃爆全场的气氛，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由衷祝福他和他的团队行稳致远，新年新气象。

2024 年，中国乐坛清风扑面。刀郎自 8 月 30 日举办个人演唱会以来，从线上到线下，所到之处，皆成“山歌响起的地方”。刀郎隐退多年，此次回归意义非凡，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我不是“刀迷”，甚至不欣赏刀郎某些烦琐的歌词，但他本色出演，一件体恤一穿几个月，如同全红婵夺得 3 金仍不被奥运冠军的光环迷惑，在国宴上打包吃剩下或舍不得吃的桃子，深得我心，值得点赞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刀郎团队无一人文身、染发、着奇装异服，演唱会全场无主持、伴舞，科技狠活，这在花里胡哨、光怪陆离的娱乐圈太难得了，令人赏心悦目、神清气爽，眼前为之一亮。从刀郎《爱是我你》《西海情歌》等经典老歌传唱不衰、历久弥新的现象中，我们不难看到；即使众声喧哗，仍可坚持内容为王；即使横遭非议，仍可坚持自我。刀郎曾成功推出云朵，如今又带火徐子尧、周煜琪等后起之秀，可喜可贺。

2024 年还验证了一句老话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10 月 5 日至 6 日，那英与刀郎同时举办演唱会，一个在澳门，一个在广州。相距不过百把公里，境遇却天差地别，判若云泥。这边厢门可罗雀，票价折了又折，直到“打骨折”，观众席仍稀稀落落，仅可容纳 5000 人的场馆空出一半，躺着都能听歌，响应者寥寥，那边厢门庭若市，开票即秒光，可容纳 2 万人的

剧作家都有一个梦，就是写出喻古今、动心肺、启哲思的历史剧：效仿汤显祖，捧出《临川四梦》，突显精神力度；效仿孔尚任，拿出《桃花扇》，对现实进行反思。

正如剧作家郭启宏所说：“编年纪事中语焉不详的暧昧之处，那些令史学家举笔踌躇的缝隙和断裂，恰恰是剧作家驱驰想象、挥毫泼墨的广阔天地。”剧作家把自己的情思寄予其中，进行历史的、人生的、哲学的、美学的思考，给时代留痕。剧作家贾路当然也是如此，写一部真正的历史剧，做一场充满追求的哲思梦，是他越来越强烈的创作冲动。如果说当初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的《曹掾父子》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初步探索，而到捧出《社稷铮臣——汲黯》(以下简称《汲黯》)，已能触摸到他多年在做的一种梦。他在历史中存疑、辨伪、探究、求真，以期与古人实现灵魂上的共鸣，这样的孜孜以求促使他在历史剧创作方面越发驾轻就熟。

剧本只是平面文字，立在舞台上，离不了主创团队的二次创作。我们观看舞台上的立体成品时，有了第一层次的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，继而有第二层次的欣赏态势，然后有了倾泻的欲望。新编历史剧每年都有，但局限于讲故事的不少，能让人深层次思考的不多。因此，看到《汲黯》上演，引出多维度的评诉是必然的，现试着撷取几朵浪花与读者和观众共享——

一是来自豫剧《大高调》剧种本身的感受。

想本人孤陋寡闻，这是第一次知道豫剧中有大高调，也是第一次现场听到这样的演奏和演唱。开场便听到一种声音，似从天际飞来，又如一条龙飞舞在剧场，环绕在耳边，贯穿全剧。这样特异的声音调动起所有感官，便不由自主地去追踪它。细问才知，这声响出自大高调剧种独有的大长号，这长号后来也脱离戏曲出现在舞台上，成为演员的道具，奏响汲黯最后的悲歌。第二场，汲黯夫人的咏叹调中忽然出现了高音，那高音似乎像是喉咙和后脑勺的共鸣，嗡嗡咚咚的，浑厚而高远，穿越尘世的风烟，落在每个人的肩头和耳朵。一点点回味，这样的长号和高音，应该是回响在旷野中的。无论旷野中的风多么强劲，无论戏曲征程的路多么艰难灰暗，这样的高调都带有原始的野性，穿越灰暗而来，